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周易下經

☶☱艮下兌上

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

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

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雲峯胡氏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唯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爲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切至者故居下篇之首故上

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娶之事而自於咸見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七具反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

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説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説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説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

亨而所爲皆凶矣西溪李氏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於求感非易之道也故去心而名卦以咸○閭丘氏昕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於睽離故曰亨利貞○中溪張氏曰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少者故二少爲咸上下交感則有亨通之理然相感之道利在守正以此道而取女其吉可知○雲峯胡氏曰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凡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此女以靜正爲主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二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爲艮主上爲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況二五又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二體又以艮爲重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爲感主而兌已是應

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義此所以二少尤有夫婦感應之道而爲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爲得之

彖曰咸感也

本義釋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建安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唯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說音悅男下之下遐嫁反

傳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

也厚齋馮氏曰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乾之氣應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縉雲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爲亨止而説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龜山楊氏曰止而説以卦才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説則離説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柔不接非夫婦之正也○建安丘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爲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爲艮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觀恒言雷風相與則知二氣相與之爲山澤爾此釋咸亨義止而説以二德言人心之説動易失正唯止而能説則无徇情縱欲之失此釋利貞義男下女以二象言謂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无女先男者必女守貞靜男先下之則爲得男女之正此釋取女吉義故下以是以二字總結之

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胡氏曰以卦體釋亨以卦德釋利貞止而後說所以為貞不止非貞也以卦象釋取女吉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

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本義極言感通之理胡氏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言乾坤交而大化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二五交而治化行也○張氏彭老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翕張闔闢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慘舒榮悴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人聖人即天地也○中溪張氏曰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

矣情者感而動者也○節齋蔡氏曰天地萬物之情感而必應應感之間情无所遁矣○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相離也上經首乾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彖傳言情復之彖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易者於此當有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

一作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上若不虛如何受得上兑下艮兑上缺有澤口之象兑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中溪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於潤无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白雲郭氏曰山澤通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建安丘氏曰山上有澤其中必虛虛則山澤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君子觀虛而能感之象而以虛受人人之一心

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〇雲峯胡氏曰咸取无心之義以虛受人无心之感也上經首乾坤自强反諸已厚德施於人下經首咸恒虛以施於人立則反諸已

初六咸其拇 拇茂后反

傳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

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藍田呂氏曰初與四應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蓋心感而跡未應也○厚齋馮氏曰九四心之象咸之主也下體自拇而腓腓而股皆聽命於心而初六正應九四則尤爲所感之專者特去四尚厯三爻視腓之近以爲行故未有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雙湖胡氏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辭九四辭而拇亦指初也嘗觀文王於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爲感之主絕无卦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使文辭皆作於文王必互相發明矣○雲峯胡氏曰咸恒初爻皆淺之地咸拇感之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吉凶恒初未可求深而巽性善入雖貞亦凶淺

深輕重㒷宜學易者信不可不知時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中溪張氏曰初與四爲正應所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則知其志已在乎外卦之九四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房非反

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

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進齋徐氏曰咸體宜靜二柔不知順理而躁妄失正故凶○中溪張氏曰六二在下體之中故曰咸其腓二與五爲正應當待五之感而後動今乃不待九五之感而先動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

以柔履柔則當其位苟能居以俟之不亦吉乎○楊氏曰六二之感以腓可謂凶矣然居而不行靜而不動故可以易凶而吉易害而利矣○誠齋楊氏曰鍾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爲吉○雲峯胡氏曰咸艮皆取身爲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即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傳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

守道不先動也中溪張氏曰陰性本靜二能順其性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

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東谷鄭氏曰初與二陰也感於陽而動故其咸爲拇爲腓三陽爲艮主宜止而不動今亦說上陰而應之故爲咸其股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溪張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故曰咸其股股不能自行而隨足以動是堅執下隨之說者也以此而往誠有羞吝〇雲峯胡氏曰腓居下體之中二象股居下體之上三象程子謂三隨止蔡氏謂三動而二隨之本義以爲股隨足而動象三隨二與初而動艮言隨在二二腓隨

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進齋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褻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

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建安丘氏曰下卦二陰感物而動故不知止三剛而止體乃亦如二陰之爲故曰亦不處陽在上而下隨二陰故曰所執下也○雲峯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立而日究乎汙下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昌容反又音童

傳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

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虚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

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一作極致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曰

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字一有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

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旣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程子）曰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或問咸九四傳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朱子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問明

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問伊川解屈信往來一段以屈伸爲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凡在天地間无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箇暘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无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至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問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

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又問那感應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无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正是這道理○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節齋蔡氏曰憧憧動心之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來也无迎於往也无將既應之後益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誠齋楊氏曰九四適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

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説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其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

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或問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曰然○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

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繫辭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問憧憧往來如覇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无心而感其應我也无心而應周徧公溥无所私係如此是否曰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閒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

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唯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他不下今人皆病於无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感應爾○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有外感者所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是喚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內感便偏頗了○節齋蔡氏曰四當心位不曰咸其心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无不感通者亦唯此理之公无係於物云爾有心則拘矣故不言心○雙湖胡氏曰四不正而云貞吉

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爲往來之爻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内而不可見故特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雲峯胡氏曰爻言貞吉悔亡凡四卦皆先占後象巽九五咸大壯未濟皆九四九居四本非貞而有悔聖人因占設戒兩開其端以爲貞者正而固也如是則吉而悔亡若憧憧於往來則失其正而固者矣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所思者朋類之從爾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傳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

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中溪張氏曰四當心位而不言心爻言思象言感者即心也夫本然虛靜之天純乎貞一未有私感之害故吉而悔亡若憧憧然往來乎比應之間則意向不定其所感者狹矣匪其朋則不從故曰未光大也○雲峯胡氏曰二與四皆有吉四正而感則亦免於害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武杯反又音每

傳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説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

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或問程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朱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西溪李氏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无復有悔也○中溪張氏曰九五尊居君位可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而僅能无悔何耶葢五與六二爲應又比上六係二而說上所感以私非聖人感人心之正道亦猶背肉之脢與心相背而昧无所見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

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節齋蔡氏曰脢无所感者无所感故无悔○雲峯胡氏曰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傳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雲峯胡氏曰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傳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或問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朱子曰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

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童溪王氏曰上六居感之極常以兑之口舌務爲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故曰咸其輔頰舌○雲峯胡氏曰拇腓股動於下輔頰舌動於上感宜靜不宜動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无實乎艮象輔咸象輔頰舌咸極於說艮終於止○新安程氏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傳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滕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本義滕騰通用 童溪王氏曰夫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況滕口說以求感其能感人乎此感道之衰也○中溪張氏曰蘇秦張儀之徒縱横其說即滕口說也○或問咸

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説動朱子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内卦屬艮也○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静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説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内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厚齋馮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咸感於物而動故六爻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於心唯心正則所感正而所動皆正故以貞吉戒九四發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三爻足之象感於動者也上二爻喉舌之象感於言者也○建安丘氏曰

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爲拇二在下體之中爲腓三在下體之上爲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爲心五在上體之中爲脢上在上體之上爲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隨體而動應感者也脢不能思无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爲説不足以感人者也皆不能盡乎感之道惟四居心位爲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无心者固无所感而有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以咸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咸感之道

☴巽下
☳震上

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

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道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爲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程子曰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節齋蔡氏曰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

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即氣化也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聚水之蟲魚皆自然而生者也○孫氏曰咸以男下女以成其家既成其家不可以不正也猶君先下臣以成其國既成其國不可以不治也故恒以二長相與因見正家之道○隆山李氏曰易中諸卦大率皆以兩兩相從而合兩爲一陰陽相等則其爲用可以至於久大不爾偏陰偏陽造化將无所寄其作用矣然以巽遇艮而陰老陽少則爲蠱以兌遇震而陽老陰少則爲歸妹不若咸少男少女之相配恒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此其所以爲下經之首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

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本義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

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

利有所往也中溪張氏曰恒常久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男上女下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内乃居室之恒故爲恒也恒而能久有亨之理亨則无咎而利於貞正利有攸往也○進齋徐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雲峯胡氏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咸亨不以正徒爲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也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

傳恒者長久之義也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恒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傳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四一作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

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

剛柔皆應一有恒字一卦剛柔之交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雙湖胡氏曰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此名卦所以有取於恒也○兼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童溪王氏曰恒之六爻剛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中溪張氏曰不能體常者不可以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而无弊者其變之謂乎

知柔上剛下者爲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爲常矣知震雷巽風爲變則知雷風相與爲常矣

本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雲峯胡氏曰咸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恒亦疊是三者僅以釋卦名義蓋咸之感者易知恒之所以爲久者未易知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

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雲峯胡氏曰咸恒皆言利貞咸止而說即是貞恒巽而動動未必貞也故彖詳焉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傳天地之所以不已葢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本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朱子曰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雙湖胡氏曰亨无咎者以其利在於貞也恒久之大者莫如天地天地之道亦貞觀而

已卦自乾坤交故以天地言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傳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或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朱子曰他政是論物理之始終有

變易所以爲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唯其如此所以爲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爲體之常又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董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爲晝夜自晝夜積而爲寒暑晝夜寒暑相爲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有往而不利則止有今日之晝夜今歲之寒暑爲

有來日晝夜來歲寒暑乎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臨川吳氏曰天地之道非以一定為可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遞動不已也所謂利有攸往者欲其終則復始如環无端而後可恒久也○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者以二體相仍終則有始也巽終於三有震陽以始之震終於上又有巽陰以始之无間容息也○雲峯胡氏曰本義釋乾彖曰始即元也終則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乾言天道之終始此言人之於道其始終當如此不貞无以為元不靜无以為動其為始終循環之妙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本義極言恒久之道朱子曰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誠齋楊氏曰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凉者繼之以寒凛寒凛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即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恒恒而變也○白雲郭氏曰彖言所以爲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爲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西溪李氏曰雷風天下之至震動者衆人當雷風震動之時必倉皇自失改其常度唯德至於舜然後弗迷是舜能有常故處風雷震動之時視如平日可見胸中之有常故君子於此當立不易方若做箇事確爾如是初不因人作輟也○建安丘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雲峯胡氏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童溪王氏曰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

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傳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一作吝者

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
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
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本義初
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
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
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隂居巽
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
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或問浚恒貞凶恐是不安

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朱子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雲峯胡氏曰此以時位言也本義兼卦德言震體性上而不下初為巽主其性務入兩性字得其指矣二四相應固理之常時方初也而深以常理入之雖貞亦凶矣○雙湖胡氏曰恒初乃咸上之反兌澤反為巽入故有浚恒象爻不正故戒以貞亦凶况於不貞乎○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傳居恒之始（一作常）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或問劉貴）

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跡遯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中溪張氏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九二悔亡

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

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或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了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中溪張氏曰二以陽而居陰非恒也處非其恒宜有悔也然二五相應唯能恒久於中道守而不變其悔乃亡〇雲

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貞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貞也但曰悔亡而不勉以貞何也咸九四不正又不中恒九二不正而得中是爲久於中者也所謂中重於正者此也○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張子曰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臨川吳氏曰有悔而悔亡者以能常久於中而不過於剛也○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雲峯胡氏曰九二提出能久中三字諸爻不中故不久皆可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朱子曰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中溪張氏曰三以剛躁而處雷風之交德之不恒者也不恒其德則或承受其羞辱矣雖貞亦吝○雲峯胡氏曰九二得中故悔亡九三不中故羞且吝蓋在恒之時二爲久於中三不中則不能久也○厚齋馮氏曰巽爲進退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爲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爲恒其德象意甚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傳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

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東谷鄭氏曰三過剛而純乎剛既不常其德又以其剛介於二剛之間進退无所容於人也○中溪張氏曰无常之人孔子謂不可爲巫醫況其他乎宜其无所容身於天地間也

九四田无禽

傳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

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節齋蔡氏曰四爲震體而處位不中好變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傳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臨川吳氏曰非其位謂居柔丈夫以剛爲有才居柔則是无才也安能得禽哉○厚齋馮氏曰久非

其位處不當位也位不當與九二爻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一本則字在其字上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

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或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朱子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既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恒卦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

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童溪王氏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而六五以柔居中故也○雙湖胡氏曰六五不正故戒之曰若以柔爲貞則婦人吉而夫子凶矣蓋柔非夫子所宜也必陽剛之貞乃可以反於吉耳○建安丘氏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爲常而五以柔中爲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異故四之久不如二之久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以爻辭於四言无禽於五言夫子凶而於二獨稱悔亡歟○雲峯胡氏曰六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又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

執一不適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傳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兼山郭氏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婦人吉夫子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

上六振恒凶

傳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雲峯胡氏曰本義謂恒極則不常以一卦之極言震終則過動以上卦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以上

六一爻言必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象備矣咸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為凶咸卦六爻吉凶悔吝之辭皆備反對為恒亦如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其可不慎乎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傳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楊氏曰在下以入為常浚恒也在上以動為常振恒也在下而求浚非也在上而求振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无功也○中溪張氏曰上六居恒終震極之位而以震動為恒豈特凶而已矣而且大无功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是之謂矣○節齋蔡氏曰恒常

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唯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唯彖乎○建安丘氏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六爻无上下相應之義唯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恒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恒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唯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

位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葢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 艮下乾上

傳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

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遯徙困反

傳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

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白雲郭氏曰二陰浸長不利君子進則否而遯則亨也○李氏曰遯亨雖遯也乃所以亨也○單氏曰三陰進而為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於否猶可小利貞也○中溪張氏曰遯字從豚從走埤雅曰豚微物而遁逸益遯取豚之遁逸也遯退也陰進陽退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時也然身之窮乃道之亨也自遯二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

本義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

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建安丘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淩迫乎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也卦辭止五字聖人雖為君子謀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雲峯胡氏曰復臨泰壯夬卦名皆主陽而言姤遯否觀剥主陰而言可也然謂之姤者陽之勢上盛而陰得遇

之也謂之遯者陰之勢浸長而陽當避之也聖人於陰卦主陽而言其愛君子之意可見矣復臨泰皆曰亨陽之亨也遯亨疑若主陰之亨而言然其下曰小利貞為小人計也則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人以靜正為利本義於臨卦謂二陽浸長以迫於陰於遯曰小人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然則陽浸長而逼陰可也陰浸長而逼陽不可也陰陽之大分明矣本義又曰此卦之占與否初二兩爻相類蓋否初惡未形故戒以貞遯二陰猶未成否也故戒以利貞誠恐小者於此不知利貞遂至於否則不利君子貞也臨遯之對曰利貞大壯遯之反曰利貞皆為君子謀也遯亦曰利貞者其猶冀小人可化而為君子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中溪張氏曰遯本无亨義蓋以小人道長之時君子身雖退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卦止曰遯亨彖則曰遯而亨也加一而字其義明矣）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傳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長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

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退一作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中溪張氏曰剛當位而應者以九居五而應乎二也二陰在下長而未驟四陽居上盛而未衰尚可與時消息以行其道未可專諉於遯藏而退避不為也

本義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或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蘭氏廷瑞曰九五陽剛當位下應六二與時之義也○臨川吳氏曰彖辭遯亨為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者九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也○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

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宏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遯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遯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或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朱子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爻相似○問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

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敎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臨川吳氏曰小者利於正以其浸而長以消陽也於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遯乎○中溪張氏曰陰柔之道利於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而侵迫乎陽剛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況二陽為臨二陰為遯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傳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

以浸漸未能遽感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隂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使一作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

久或速其義皆大也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本義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雲峯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

傳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或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勢甚遼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是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朱子曰恁地推亦好○童溪王氏曰遯之

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伋不可及之勢焉故為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也亦然○中溪張氏曰天之與山勢本遼絕自下觀之山之巔即天也乃登山之巔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此遯之象也君子養於退遯故以遠小人為事使之自不可近不待惡聲之至而凜乎有不可犯之嚴則小人自遠矣不惡惡而嚴即不怒而威也遠小人亦敬小人而遠之之意遠小人艮止之象不惡而嚴乾剛之象○雲峯胡氏曰天之窮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傳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

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或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其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又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及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節齋蔡氏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剛者遯亦

從而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勿用有攸往以其質居其時不可遯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傳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傳如字本義吐活反

傳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

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朱子曰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三山吳氏曰六二居大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雲峯胡氏曰五在上得中二以中順固結之有黃牛之革之象莫之勝說喜二之從五者固也○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豈非以陰爻无取於遯之義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傳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一作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許六反）

傳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

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或問伊川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

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唯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進齋徐氏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陰之係遯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中溪張氏曰艮為閽寺臣妾之象○厚齋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為二陰所拘係而不得脫將為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其所以為君子慮者不其周乎○節初齊氏曰剝五天子也故稱宮人寵遯三諸侯也故稱畜臣妾大概待小人之道當如此耳故彼无咎而此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傳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厚齋馮氏曰憊困也解厲字○中溪張氏曰二陰浸長於下以勢覷之九三不可以不遯當遯而係故有疾而厲至於憊之也為九三者唯當以剛自守止在下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當大事乎况遯為二陰之卦浸長不已九三一變而為六三則遯其否矣可不謹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否傳音鄙本義方有反

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

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牵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絶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厚齋馮氏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故曰好遯君子雖

其心有所好義之當遯則必剛絕其私愛勇退而不顧所以吉也小人溺於私好則不能遯故否也○雲峯胡氏曰三比陰四應陰本義於三則曰遯而有所係於四曰有所好而絕之以遯何也皆因下文而言也係遯之下曰有疾厲為其有所係故陽將為陰所係而元氣危也好遯之下曰君子吉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剛健自克之君子能之小人不能也然九剛可為君子四柔亦能為小人在其所處何如耳故設小人之戒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傳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侯氏曰君子剛斷故能捨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非人君之事故不主遯字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或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朱子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始得○漢上朱氏曰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不復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也○趙氏善譽曰九五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於應也豈非遯之嘉美者與○雲峯胡氏曰非正應而相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蓋因六三之係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遯亦因三之係而見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白雲郭氏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為嘉也○雲峯胡氏曰二以陰應陽其志當堅五以陽從陰其志當正

上九肥遯无不利

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

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

節齋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也故无不利○開封耿氏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剥之也本爻超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王氏湘卿曰遯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雲峯胡氏曰三且遯且係依違牽制非遯而亨者也遯而亨其唯乾之三爻乎乾為天與山絶遠故皆得於遯非特剛健之力亦其界限素嚴故能飄然遠逝而无礙上

以陽居卦外尤其寛裕自得者三與二非應而係故疾憊上與二陰无應无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雲峯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誠齋楊氏曰上九以剛健之極居遯世无位之地遯之首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中溪張氏曰非心廣體胖剛而善斷者不能決然遯去而无所疑也○平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建安丘氏曰遯剛退也二陰長而四陽退也而六二乃遯之所以為遯者故此爻不言遯而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

說蓋恐其廹陽之遯也遯貴速而遠緩則不能去矣其上四剛爻三與二最近係而不能遯故曰係遯有疾厲四遠二而應初則為好遯而有小人之戒五得中而應二則為嘉遯而有貞吉之戒以皆有累於陰也至上則與二遠且无應於内遯之從容優裕者故曰肥遯无不利惟初與二同體位在衆陽之後則又以不遯為无災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二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 乾下震上

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

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漢上朱氏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雲峰胡氏曰三晝卦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六晝卦初二為少三四為壯泰不言者陰陽敵也以四陽上升而動於外乃謂之壯如大畜大過皆四陽故謂之大○楊氏曰姤者女之壯也大壯者陽之壯也陰陽之理迭為羸壯彼羸則此壯彼壯則此羸女而壯者非女之所宜陽而壯者則為陽之常理大壯之時四陽過於泰矣二陰而當四陽之進則陽者壯而陰者羸矣○庸齋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

大壯利貞

傳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建安丘氏曰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中溪張氏曰大者陽也壯者强盛也六爻之卦三陰三陽則小大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於小故名大壯然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不得其正又奚利哉○雙湖胡氏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而成卦之主又重在九四一爻然則戒四尤切也四雖不正聖人方喜其震動得時故但戒之○

雲峯胡氏曰復臨泰陽長於内皆言亨大壯陽自内而達於外亨不待言利貞自一陽至於四陽而動而進正也亦不可以剛動而進遂失其正也觀四陰不取少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為觀大壯則以四陽為大者之壯而猶恐大者或失其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戒以利貞其拳拳君子之意可知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傳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本義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

所以壯也中溪張氏曰大壯者陽壯也內卦乾不變外卦本坤乾一索於坤而得震乾剛而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傳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本義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朱子曰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問大者

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進齋徐氏曰大者壯乃壯之本體也而大者正則所以用壯之道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隆山李氏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象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内外而為心情之别也○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雲峯胡氏曰心未易見故疑

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矣故直書之人能情天地之情動孰非禮人能心天地之心動之端孰非仁愚嘗謂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

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本義自勝者强或問伊川以為自勝者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朱子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中溪張氏曰雷之威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禮弗履苟非禮而履則猶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為君子之大壯哉○建安丘氏曰非禮勿履者履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无待於勿故君子以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者則自不為矣○臨川吳氏曰君子之非禮弗履唯剛健以動者能之禮者天之理而其用卑下乾在下之象也履者足之所踐如雷行所過震在上之象也○雲

峰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强自勝者義理之强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

此進猶徐氏曰趾在下初象三剛在前未可進也趾進則進犯于剛而其凶必矣○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蘭氏廷瑞曰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為前趾何也曰夬五陽已盛將決一陰初九前往而不可過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往不勝為咎大壯則四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即往故謂之趾而直繼之以征凶有孚也○雲峰胡氏曰賁初亦以趾取象本義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此不取其剛德健德何也亦唯其時而已賁飾也賁之時而在下自飾其所以行可也壯之時而在下欲進而必行不可也易有變例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於剛況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傳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本義言必窮困中溪張氏曰其孚窮者葢征則有必然困窮之理也

九二貞吉

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

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劉氏曰二之應五以陽剛承柔用剛得中乃能貞吉四剛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亡○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指九二也然九二以剛而居下體之中未能究天德之用故但曰貞吉而已若九二者蓋非禮弗履之士也○雲峰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傳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臨川吳氏曰中則无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中溪張氏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九二有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

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

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節齋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乎剛固守乎此以為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狠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為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四也羸拘纍纏繞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象○劉氏曰三欲應上而四隔之以重剛不中而銳於進凡用壯如此者未有不羸角○雲峯胡氏曰大壯九三即遯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人在遯者其辭平在大壯者其辭危危九三之過剛也剛壯

之時又過於剛小人用之為壯不足責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遇四之剛故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爻皆用象以為占此則因上文以貞厲為占又因以取貞厲之象○雙湖胡氏曰聖人於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三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傳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雲峰胡氏曰恒九二惟悔亡二字而象曰以能久中大壯九二惟貞吉二字而象曰以

中意正相似當剛壯之時以剛居柔則為中初九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可必其窮困九三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小人以此敗君子以此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盛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

輻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輻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古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節齋蔡氏

曰九四為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悔得正而吉其悔可亡藩五也決開也以剛決柔易而无困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剛壯輹之象○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羣羊竝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正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雲峰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則此上爻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皆因占以設戒之辭但在咸之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來之戒在壯之時以陽居陰又為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喜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為六五所止故輿說輹壯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止故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可以上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以豉反一音亦旅卦同

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竝進四陽方長而竝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

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程子曰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竝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中溪張氏曰五以柔處剛其位不當又值乾陽下進之衝勢不容遏故有喪羊之象然柔而得中不與剛抗能以和易處之則衆陽无所用其壯而强暴之氣歴矣然則喪羊雖五之不幸而于易亦五之善處也處以和易則不至有悔漢光武曰吾治天下以柔道六五之謂矣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

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　朱子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葢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雲峰胡氏曰諸家多以喪羊爲下四陽本義獨爲五五互兌自有羊象觀四陰有剝陽之勢至四則曰觀國之光觀五也壯四陽有決陰之勢至四則曰大輿之輹戴五也凡若是者尊君也喪羊于易又若人君自亡其剛而不與衆陽較然亦尊君也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不言壯无悔與咸六五同亦非深訐之辭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傳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

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傳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

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或問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

說如何朱子曰

當如大畜之例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朱子曰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非先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卻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卻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卻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卻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類卻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

然却是變了故如此○節齋蔡氏曰大壯之時剛若壯也柔居動體之極見剛者壯亦從之而用壯不知其不可也故其進退皆无所利艱則吉者苟知其難能安乎柔而不進則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在下卦之上剛動而欲進上六居震體之極在上卦之上動極而在上又卦有互兌全體有夬畫兌故皆取羝羊用角之義又三與上為正應本當有合者也然三欲進而為四所隔故羸其角而不能應乎上上雖與三為應而窮於上故既不能退而得乎三又不能遂而成其進故无攸利必艱難自守以待之庶成其吉耳○雲峰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卦至於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用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亦壯終有變之義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愼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進齋徐氏曰上六進退皆无所利由自處之不詳審故也苟知其艱難順守以待終亦獲吉雖有殃咎亦不長久也○雲峰胡氏曰臨六三壯上六皆无攸利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建安丘氏曰大壯剛進也二陰退而四陽進也而九四乃壯之所以爲壯者其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蓋許陽之壯也壯貴進不爲過剛則失其所以爲壯矣其下三剛爻當隨四而壯不利自往初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故初征凶而三羸其角二以剛履柔居

中能守不進者也故貞吉若上之二陰五柔居中而能受陽之壯故雖喪羊而无悔上柔居壯之終不能壯者而亦終用壯焉故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戒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 坤下離上

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茂也凡物漸盛為進

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或問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朱子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其義自有不同此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又問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

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无不當以德論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

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徳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朱子曰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簡虛字說他得這簡物事○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誠齋楊氏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豊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進齋徐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也左傳倍公二

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之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中溪張氏曰當晉進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順濟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不惟錫馬蕃庶可見錫予之厚而正晝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親禮之至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雲峰胡氏曰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下象蕃庶三接坤為衆為文之象離配卦十有六象最美者莫如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下其明最盛晉明出地

上其明方新有進義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矦也康矦者治安之矦非以功矦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微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矦其所以為大明之時乎

彖曰晉進也

本義釋卦名義 建安丘氏曰彖曰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蓋晉之義不特以進為進而必以明為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矦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

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于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

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進齋徐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以順德之臣而附麗乎大明之君宜六五以柔進而上行也凡離居上體皆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此順德以受錫馬蕃庶之恩晝日三接之禮也○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於離明之君此釋康侯錫馬之義柔臣德也五君位也四近君卦自觀變六四之柔近君進而上行至五九五之剛下降居四而成離日猶朝貢之臣爲天子所禮接此釋晝日三接之義○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

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以見柔進上行之例○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捉起一二字卦辭盡可見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傳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本義昭明之也進齋徐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隔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

特為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昏昧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也○建安丘氏曰晉之自昭明德者君子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者君子力行之學也易大象惟乾晉二象以自言之信矣知行之學皆君子己分所當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夫象天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葢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

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寛裕則无咎也或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寛裕自處不戚戚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雙湖胡氏曰

爻不正故戒以能正則吉坤體寬裕故誨以能裕則无咎也○雲峰胡氏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推抑者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推如在彼而罔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傳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

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求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進齋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寛裕自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雲峰胡氏曰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即此意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

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或問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朱子曰恐是如此蓋周

禮有享先妣之禮○雙湖胡氏曰晉如愁如二欲進而復愁以其无應於五也五下互坎為加憂二欲進而前有坎險又為艮山所阻故有憂愁之象以能守正故終得吉○進齋徐氏曰上雖无應而同德相戒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雲峰胡氏曰愁二陰柔无應之象王母六五陰而居尊之象小過六二曰過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二柔中正五雖不應而同德彖蕃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凡進退皆不可以自必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吉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為吉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傳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

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中溪張氏曰二之所以受福者以能居中而得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

不善也是以悔亡益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朱子曰衆允衆也悔亡占也○問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雲峰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順極而明近順而麗乎大明此衆所同允故皆有上行之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

傳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

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傳誤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雲峰胡氏曰鼫鼠貪而畏人九四爻剛位柔之象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九家易坎為狐解以初至五互重坎上下三陰故稱三狐艮為鼠晉互體艮艮上一陽故稱鼫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取象各有攸當况晉晝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况不中正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童溪王氏曰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為厲於位為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傳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

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朱子曰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〇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之說曰便是伊川說得大深

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皋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諸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卻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象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在下三陰皆欲附己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

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也失得主三陰言為四所
問失也終與已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五但當往
而上進三柔志在上行終必從已而或得或失皆當
置而勿問則自然吉无不利矣五爻柔疑於進故勉
之○中溪張氏曰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
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已六五為自昭明德之主天
下臣民莫不順而麗之何悔不亡苟能失得不累於
心勿勞憂恤持此以往吉无不利也○雲峰胡氏曰
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
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象惟升言勿恤豐言勿
憂文則泰九三家人九四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
必憂者勿恤寛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
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
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
得之累不義以為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若大明
在上用其明於當為而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

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傳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

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朱子曰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同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進齋徐氏曰此爻剛而在上有角之

象進而至於角窮而无所往獨可用其剛而伐邑以治其內必常懷惕厲自危之心則吉而无咎矣○李氏開曰晉而至於角前无餘地矣伐其邑自治也春秋之墮三都其策雖窮不猶愈於不墮乎雖危而吉此公至自圍郕所以善之也

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古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或問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

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問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雲峰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且无咎許之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鄙之也本義曰私邑又曰小邑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上九伐其内地之邑則為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上九僅能伐其私邑則為小矣○雙湖胡氏曰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剛上之象上九與九四皆不正一云貞厲一云貞吝者蓋云雖正猶厲猶吝況不貞乎其警戒之意抑又深切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傳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龜山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進齋徐氏曰上九之維用伐邑所用者小而於晉進之道未為光大也○建安丘氏曰上陽體本光以四據其應陽不得用故道未光如也陰為初九所據萃陰為九四所據故九五皆以未光言之又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為義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

進者而九四以剛間之故有晉如鼫鼠之象三與五近下接二柔志在上行四莫能間故曰衆允悔亡二在下卦之中去五漸遠則憂其不得進故晉如愁如初最遠於五當進之始上與四應反為所抑故晉如摧如也上以剛居一卦之窮无可進之地故有晉其角之象○趙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 離下坤上

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

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

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中溪張氏曰離下坤上為明夷離日為坤地所掩有傷其明之象斯時也宜克艱其心而不失乎貞正此則處明夷之道也○孔氏曰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雲峰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為五爻辭多言利貞惟坤利牝馬之貞同人利君子貞家人利女貞明夷則曰利艱貞在諸爻中惟噬嗑九四大畜九三言之未有一卦全體以為利義者蓋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昭其明可也○雙湖胡氏曰艱則患難之時也處此時者利在遭患難而守其貞故曰利艱貞明傷於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

六二當之乎彖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其不可見於此乎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進齋徐氏曰離日在坤地之下故曰明入地中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難乃旦反下同

傳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

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已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合於明夷全卦之義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傳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

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建安丘氏曰文王得明夷二體之義內有文明之德而外以柔順掩之故雖蒙被大難而卒能脫身於羑里者用此道也箕子得明夷六五一爻之義故處難處之世而知以艱貞爲利晦其明而不耀其明屈其身而能正其志況以暱居在上事之不可諫之不行不忍其宗國之顛亡惟此內

難而能卒免於禍者用此道也○中溪張氏曰以全卦言離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乘離是文王之明為紂所蔽也以一爻言五爻箕子象五體本陽以六居之為陰中藏陽是箕子自晦其明也○雲峰胡氏曰彖曰明夷利艱貞周公於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釋彖兼文王發之蓋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此非彖傳本意姑及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

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没理會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白雲郭氏曰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夷之為傷非毁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建安丘氏曰明入地中外晦内明故君子以之莅衆不用明而用晦此其所以明也

○東萊呂氏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雲峯胡氏曰晉明盛之象君子斂而用以自治明夷晦其明之象君子推而用以治人皆善用易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

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

傷至於垂翼其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

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建安丘氏曰明夷腊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也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雲峰胡氏曰飛離鳥象象爲飛占爲行爲往象爲垂其翼占爲不食有言飛而垂翼物之傷也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君子之傷也君子此時惟有安於義命而已蔡氏謂初二爻三仁象愚意于行不食伯夷避紂之象○節齋蔡氏曰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取上獨遠故傷者淺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傳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童溪王氏曰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祿也○雲峰胡氏曰君子去就之義皆於其初古之賢之初不可來而不來義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

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一作其字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

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朱子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進齋徐氏曰初傷其翼初傷猶淺二傷其股則傷於行矣二在下故曰左左兵法前為右後為左今人以下移為左遷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獲免于難而吉也○雲峰胡氏曰明夷取手足心腹為象初二為股三四為腹五上為首初三右也故二四為左左弱而右強右陽而左陰也豐與明夷下體離皆以上六二爻為闇主豐九三與上為應故折

其右股傷之切而不可用也明夷六二去上遠故夷于左股傷之未切猶可用也用拯馬壯吉渙初六亦言之本義以初柔非濟渙之才取九二之剛為馬明夷六二亦柔也諸家多取九三之剛為馬而本義但曰救之速則免何也蓋渙下坎主九二初欲救渙之速非假二之剛健中正不可明夷下離主六二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必假於三者○鄭氏剛中曰大抵救傷拯渙非健速不可故皆以馬壯言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傳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己之傷而有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

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旣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

事亦有然者建安丘氏曰他卦三與上為正應在明夷則為以至明伐至暗之象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南者進而在前之方狩者畋而去之之事大首指上六得其大首者殲厥渠魁也九三出而專南狩之權以應上六柔暗之敵為民除害一衆而獲其首惡之大者然九三以剛居剛又有不可疾貞之戒不可疾貞者猶冀其改過遷善則伐可不衆矣○雲峰胡氏曰初无位可去則去之宜速二在位可救則救之宜速若九三至明之極與上至暗之極者為應不可復救矣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又有不可疾貞之戒武王須假五年其得此歟○西溪李氏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為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為貞各當其事也○隆山李氏曰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為夜又曰明夷誅則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白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

過則暴
故戒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傳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建安丘氏曰三在明體之上以照去昏以順取逆持此以往則南狩可以大得志矣○中溪張氏曰是狩也必有湯武之志然後可以行湯武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一有是字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

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于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本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

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朱子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

明皇可以當之葢言始明而終暗也○于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雲峰胡氏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有左腹象自明之暗有入于幽隱之象左僻為幽腹在內為隱諸家皆以入于左腹為小人左道惑君本義謂上為暗主傷人之明者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為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建安丘氏曰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也六四進居坤體之下故曰入于左腹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幸而四與上同體于此而得其密意知上之闇主不可輔舍而去之以就九三之明故有于出門庭之象此微子於紂為同姓肺腑之親知其意之不可諫舍商紂而歸武

王書云吾家奄遯于荒我不顧行遯正得此爻之義矣○雙湖胡氏曰節初九戶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為戶陰為門今六四稱門庭葢指本爻之象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傳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傳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

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

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本義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或問商之三仁其行不同而同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无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在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卻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

以之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文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進齋徐氏曰上六為明夷之主則闇君也而六五近之雖當明夷之時然居位得中守其明而不息此箕子之貞也○王氏湘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因奴利且正也以六居五乃能利貞○中溪張氏曰爻言利貞即彖所謂利艱貞也○雲峰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猶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爻獨以箕子言之也易以意為主此卦之意主於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諸卦意有類此者雖學者識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傳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中溪張氏曰箕子之明可晦而不可息者蓋其明在內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傳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

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朱子曰明夷未是說暗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暗若○王氏湘卿曰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居明夷之極无明可夷直不明而晦矣○雲峰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為句首四則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始則居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則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爻說為此象以為後世人主之大戒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

何益之有哉如紂者亦可鑒矣○雙湖胡氏曰下五爻皆設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為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為晦各有不同也五上為天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方成又有入地之象嘗觀朱子贊易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此文王周公為垂世立教而作易豈欲故以明夷一卦紀商周之事哉卦爻自有此象則繫此辭自後世觀之非特箕子一爻紂君臣當時事體无一不與明夷卦爻相似耳若謂先因此事而後為此辭則六十四卦只載六十四事文王周公之志荒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傳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

昏晦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本義

照四國以位言建安丘氏曰明夷六二受人之傷者以其順則故卒能自全其明而免禍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至於自墜厥命而喪邦則者君道之正也其可失乎○雲峰胡氏曰離之照四國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爾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為紂順則所以為文王○進齋徐氏曰下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晦也上六晦極所以為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遠近淺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二則傷股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三則與上為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晦尚淺有可去之道五則廹近于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

有如此○建安丘氏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為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一爻為暗君自五而下皆為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者也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明夷此傷人之明者也今以商周之事槩論則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棄五近晦為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遯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於暗為文王之羑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濵之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矣

䷤ 離下巽上

傳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

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葢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

以明内脩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非乾有戰義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合沙鄭氏曰家人之卦由人事而名也天理在焉學者不旁通其情而拘於家人一事則六十四卦皆拘也

家人利女貞

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

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中溪張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為主六二居內而位正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或謂男女莫非家人而獨曰利女貞者何邪蓋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誠齋楊氏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雲峰胡氏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

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在咸之時二女尚少此中女與長女則家道既成之象也巽長女一陰在下而順今居上卦之下而得其正離中女一陰在中而明今居下卦之中而得其正此所以為女之正而其家无不正者要之家人內也當以離內為主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傳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

大義也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雲峰胡氏曰家人離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以女正言之○中溪張氏曰卦辭但言利女貞而彖辭則曰男女正蓋離下巽上則為家人在內卦以六居二陰得陰位則女正位乎內也在外卦以九居五陽得陽位則男正位乎外也男女之位各得其正乃天地陰陽之大義也○馮氏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正有補世教為多又曰兼三才而兩之五天二地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傳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

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本義亦謂二五或問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爻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象最精象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涑水司馬氏曰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亦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建安丘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於父母之嚴曰家人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於其子如君之嚴於其臣則倫理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既正則天下莫不一於正矣○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

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雲峰胡氏曰本義指二五言在男女則九五六二皆正在父母則九五之剛可謂之嚴六二之柔未必能嚴故夫子發彖辭言外之意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旨深哉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傳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雲峰

胡氏曰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以正倫理爲本上父初子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矣五夫二婦五上四下也三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夫婦之上下分而夫婦正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亦未嘗无上下之分也卦惟以女正爲利夫子發言外之意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下孟反

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

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愼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本義身脩則家治矣朱子曰風自火出家人自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熏蒸上出是也○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火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勉齋黃氏曰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脩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為明明內明身脩也風在外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中溪張氏曰巽為風離為火益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猶不誠无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

有恒則非偽行言行相顧則其身脩身脩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知風之自也○雲峰胡氏曰風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内及外自然熏蒸而成者也○西溪李氏曰風自火出槖籥之火也大凡鼓鑄須是鼓得許多風從火裏出故風自火出槖籥自有一箇戸庭閫奥家之象也就中必有模範風也火也釜也器也皆有模範君子體之言有物行有恒正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恒其則也一身之模範一家之模範也一家之模範天下之模範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

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矣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閑終必亂矣○中溪張氏曰離外實中虛有家之象二為家人之主初以剛明之才居其下得防閑之道於其始而羣居紛爭之悔自亡矣○雲峰胡氏

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三五以剛居剛而吉初以剛居剛而能防閑其家者也僅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庸齋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中溪張氏曰防閑之道當謹其初也若待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敬戒之意失而有悔矣

○雲峰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傳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

其正也以柔順處中它本无此五字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雲峰胡氏曰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六二正應九五從之者也故曰无攸遂居下卦之中故曰在中互坎故有飲食之象○雙湖胡氏曰釆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脩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

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彖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傳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中溪張氏曰六二得正而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嘻喜悲反象同

傳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一作人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

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

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古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進齋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愛昵比之

私勝則敗度喪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雲峰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東萊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以知其必敗○雙湖胡氏曰六爻獨於九三稱家人以其當一卦之中介乎二陰之間有夫婦焉為一家之主者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傳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中溪張氏曰治家嚴急寧无傷恩之悔然猶未失治

家之道也若夫婦子嘻嘻笑樂无度豈不失治家之節乎

六四富家大吉

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髙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髙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朱子曰占法陽主貧陰主富○中溪張氏曰六四與

初九為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其一家之母歟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雲峰胡氏曰小畜九五稱富泰六五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家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卦二陰爻皆得正二之貞吉順以巽也四之大吉順在位也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主家如此是宜其家之富而大吉也○李氏開曰初閑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

也富家之大吉也建安丘氏曰女子之道以順為正聖人於二之象曰順以巽於四之象曰順在位以言女子未有不順其夫而家道得其正者故二象皆以順言之○進齋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為富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即所謂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无日富可保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反象同

傳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

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

簡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内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而吉○建安丘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嚴在象以嚴正為吉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雙湖胡氏曰常人處家之道九三爻已盡之此又自王者事

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本義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朱子曰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個家○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雲峰胡氏曰不曰有國有天下而曰有家卦名家人主卦而言也初九閑有家家道之始九五王假有家家道之成王者之有天下至此不必憂

而吉可
必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脩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
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
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
有家之道也本義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金溪王氏曰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
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謂
交相愛也○雲峰胡氏曰二五皆中正其愛也非情
欲之愛五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五二愛五之

剛健中正足以刑于二也○誠齋楊氏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

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進齋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涑水司馬氏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足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如可畏而獲終吉也○縉雲馮氏曰為人父者躬行之有素則家人无不孚之者矣其所謂躬行者豈飾觀以為威哉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心罔念已潛消而默化矣此威如之吉而象以爲反身之謂也○雲峰胡氏曰九三嗃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矣卦以家人名一家之人也本義以卦推之上父初子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或又以內外卦推之正位乎內則初女二婦三母母嚴婦順女當自閑故初三剛而二柔正位乎外則四子五夫上父父嚴夫義子順乎親故上與五剛而四柔易之曲暢旁通也如此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

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也南軒張氏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於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雲峰胡氏曰未有不嚴於身而能嚴於家者九三嗃嗃之嚴有悔而吉上九反身之嚴終吉无悔○節齋蔡氏曰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柔應剛故有順德三與上以剛遇剛故三嗃嗃而上威如也○西溪李氏曰卦中六爻不惟男女之定位剛柔之位亦不可易上爻道三母道貴嚴五夫道貴義故以九居之

四子道二婦道貴順故以六居之初女之道安得用剛益女子之未從人也當以禮自防不然則為不有躬之女故亦以九居之剛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善

○建安丘氏曰家人一卦先儒謂內卦三爻女子之事也外卦三爻男子之事也女子之道始也為人女故初閑有家中也為人婦故二在中饋終也為人母故三家人嗃嗃即象辭女正位乎內也男子之道始也為人子故四富家吉中也為人夫故王假有家終也為人父故上威如吉即象辭男正位乎外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三